

农村结婚 流行镇上买楼房

老人们头回乘扶梯，还学会了用超市储物柜



在楼德新开的商场里，一位老太太正背着手逛超市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倩倩

我的家乡在泰安市新泰市楼德镇，过去楼德煎饼是响当当的品牌，现在楼德各方面的繁荣在整个泰安也是数得着。每次回老家，都能发现镇上的些许变化，楼房多了，道路宽了，轿车多了，商场多了，人也时髦了，一幅繁荣景象。但发展背后的环境污染也严重了。再回到村里，依然是崎岖不平的土路，到处是步履蹒跚的老人。

腊月二十六，我坐汽车刚到楼德汽车站，爸爸先带着我去逛商场，他说这个新开的商场特别好，当时开业的时候，连齐鲁电视台的小哥哥都来了，“好家伙，听说人山人海，人家小哥哥露了脸，还唱了歌。”爸爸说。

对我来说，这种商场在城市比比皆是，并不觉得稀奇，但在乡镇、农村，一切都很新鲜。许多人都不用超市的储物柜，工作人员一个一个教，他们都嫌麻烦。不少中老年人都是第一次乘扶梯，上去的时候很害怕，俩手把着扶手不敢撒手。

我看到，一对七十岁左右的老两口在超市里转呀转，每个货架里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很新鲜。“牙膏五块六，真贵真贵！”老太太背着双手，手里拿着一个针织袋，啥也没买就走，出商场的时候竟然怎么也找不到出口，我把他们带出了商场。

商场外面有楼德农贸市场，幸福家园小区，还有新泰市第三人民医院，距离楼德一中和新泰二中也不远。这几年，楼德的新小区在增加，每平方米均价在2000

元左右。并且，农村人结婚，在楼德买楼房已经流行起来。

回到村里，依然是崎岖不平的土路，到处是五六十岁的村民，一排七八十岁的老人坐在墙根底下晒太阳。农村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，人口向城镇聚拢，农村地区空巢老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在城镇化大潮中被留了下来，与城镇化脱节，唯一亲切的土地和土屋也在减少。

此外，我的家乡不可避免地也面临环境问题。当年清澈的小河流早已被大量垃圾覆盖，新建的化工厂使周边几个村的蔬菜不好卖，化肥厂也有污染，还发生过爆炸事故，城镇周边的建筑垃圾比比皆是，快速城镇化的背后还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思维。

吃不惯“不咸不淡”、用不惯干净茅厕

生活好了，奶奶反“不习惯”

“大队”改名成了“村委”，可奶奶的词典里只有“大队”；堂妹学习没搞好，她劝说“你再跃跃进”，这是她那个年代的人对“加把劲”的另一种表达。从话上看，奶奶跟不上这变化，还是生活在以前的观念里。81岁的奶奶，在寿光北部的村庄里生活了一辈子，苦了大半辈子。生活好了，很多时候她却开始各种“不习惯”。

文/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

打开一瓶腐乳 先喝口汤品咸不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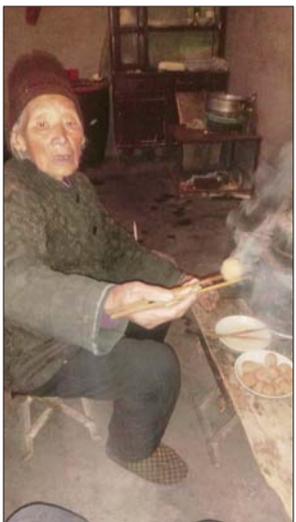
“不咸不淡”，这四个字凑在一起，读过书的人可能理解为口味正合适。也不知为何，从奶奶嘴里说出来，话就成了另一个意思。“不咸”是“盐少”，不淡是“油多”。

听奶奶的同辈人说，她以前出了名地节俭。“以前大队发油吃，你奶奶不舍得吃，都把油攒到一个坛子里。做饭就拿着一根筷子，伸到里头蘸蘸，往锅里滴两滴，就这么着炒菜。”村里一位爷爷说。

油水少，饭菜就没了味。为了让饭菜多些味道，只能往菜里多加盐，这样菜有了味，也更能下饭。这个事一直在我生活的村庄流传，不过，怕勾起老人家的回忆，我从未向她求证。因为，奶奶第一个孩子，就在八个月大的时候被活活饿死。

腊月二十七我回到家时，正赶午饭。午饭时，奶奶第一次吃“撒尿牛丸”。“你尝尝，很香，比那些猪肉丸子、鸡肉丸子好吃多了。”奶奶很少对“新”食物称赞，这次是为数不多的一次。她并不知道这东西的名字，只知道是丸子，好吃而且很贵的丸子。她耳朵有些背，我没向她解释这名称的由来。

在饭菜上，80多岁的奶奶



奶奶第一次吃撒尿牛丸，说了句“很香”，随后夹起一个想放到我嘴里。

奶一点也不挑剔，逮着什么吃什么。只是她对口味要求甚高，一是对“咸”情有独钟，二是油不能放太多。打开一瓶豆腐乳，她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喝口汤品一品咸不咸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很难想象。

“不淡”就是很油腻。炒菜的时候，老人家的眼瞪得溜圆，生怕倒油倒多了。这两年，奶奶又不知从何处“偷学”了几句辩解的话，“吃油多了不好，对身体也不好”。

有冲水厕所不用 非去“茅子”

吃完饭，奶奶到院墙外如厕，那是她的私人领地。

大概三年前，村里搞清洁工程，每家每户发了蹲式便器，并配备简易冲水装置。村里要求把便器安装好，以提高生活质量。验收合格后，给予每户300元的报酬，便器等材料也是免费提供的。

“一个茅子(村里人对厕所的称呼)值当费这么大力吗？”对于上头的安排，奶奶显然不能理解。在她看来，茅子就应该是个蝇蚊满池、恶臭扑鼻的污垢之地，如果弄得太干净了，那就不是茅子了。

果不其然，安装好后，奶奶耍起了“脾气”，死活不认。“那么白，那么亮，比早时候我使的面盆还干净。这不行！我不使！使不要紧，得再给我弄个。”无奈，父亲在家外另建了一所带有原始风貌的茅厕，成了奶奶的专属。

很多时候，和晚辈生活在一起，奶奶适应着我们，我们适应着她。生活在变化，可老人家的思想却还停留在从前，显然跟不上这小村庄呈现出的大形势，嘴里也就有了各种“不习惯”。但这些“不惯”也只有我们家里人才能明白。看得出，嘴上“不习惯”，其实她心里幸福满满。

遇见故乡

【乡间新事】

新春走基层

B02 齐鲁晚报

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
编辑：任志方
美编：晓莉 组版：庆芳

和故乡久未谋面，在春节回家才发现，我们心目中的那个故乡早已变了样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分乡愁，寄托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，希望家乡更好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都更好，让远方归来的乡人既能重温旧时的记忆，又能感知时代进步的正能量。

在整个中国的大背景下，乡愁出现的问题与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相对应，也是转型期、阵痛期的注脚。当然，家乡更是在进步，但同一种进步却会带来多重感受。在乡愁中，我们发现属于2014、2015这个时段，这个国家所正经历的东西。

村里拜个年 遇上了停车难



省农民科技状元朱万祥的雕像伫立在梨园郭村头。

本报记者 王亚男

提起“故乡”二字，我脑海中立刻浮现的就是阳信万亩梨园，梨花朵朵簇拥在枝头的热闹景象。读书，工作，一年一年，梨乡，渐渐变成了梦里的一幅画。

村里建了冷库 反季节卖鸭梨

正月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，又恰逢姥姥生日，我们全家老小来到了姥姥家梨园郭村。梨园郭村因盛产鸭梨而出名。村民朱万祥潜心研究鸭梨栽培种植技术，历时55年，打破了“桃三杏四梨五年”的历史定论，推出了鸭梨三年结果五年八年丰产亩产超万斤的新技术。朱万祥的雕像现在就伫立在村头，这位省农民科技状元依旧俯视着他深爱的梨园。

一进村子，就看到路的两边停满了车，一辆挨着一辆。车停得也不是很规整，有的竖着停，有的横着停，黑的白的，轿车、SUV，各式各样。姥姥家位于村子的中部，胡同口已经停了好几辆车，村里的路并不是很宽敞，又怕碍着别人的事，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把车停在了远处的空地上。

“想不到来村里拜个年，竟然遇到了停车难！”把停车的遭遇告诉姥姥，姥姥笑了。“现在村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买了车。”

像梨园郭村这样的村子，还有很多。以前农民种果子，卖果子，没有其他的收入。鸭梨价格低，农民的收入也不高。现在，农村兴建了很多冷库，鸭梨能做到反季节销售。阳信的道路更是四通八达地修了起来，各地的客商都来收购，鸭梨甚至卖到了国外，价格自然也上去了，一亩能卖到一万五千块钱，农民的日子自然也过好起来。

年轻人回家打工 能照料父母孩子

“你看以前冬天，村里的小年轻人都在家打扑克搓麻将，不挣钱，也没处去挣钱。现在，县里面建了很多工厂，年轻人很多都去打工，原先在外面打工的，也都回到了家里打工，能照料父母孩子。过年大家也不闲着。”姥姥告诉我，村民们思想都开放了，贷款消费的观念也流行了，收入高了，买车买房都很轻松。

正说着，姥姥的手机响了，原来是去海南旅游的表妹一家要跟姥姥视频。“上次你表妹教我了，只要点这个红色的就行！”说着姥姥点起了接听，跟表妹一家视频起来。“我现在也学着跟他们视频，发红包，春节还抢了好几个红包！”

是啊，变了，印象中的梨乡变了，70多岁的老太太学会了抢红包，20岁的小伙子开上了小轿车。梨乡，不再是单单依靠几棵梨树，几亩梨园。梨乡，正在以想象不到的速度换了新颜。